

参 与 篇

壮心不已 再立新功

——记参加‘95 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
筹备及与会工作

关 敏 谦

—

1995 年 9 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没想到，在我离职休养 6 年之后，即将 67 岁时，重新被召回参加与之同时举行的‘95 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筹备工作。

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主修英语，副修教育，当时想的是毕业后当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养家糊口。谁知上海解放后不久，因北京需要外语干部，我就被调来北京，先后在亚澳工会大会和亚洲妇女会议上充当翻译，接着，又被分配至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以后在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部工作。40 年中，我参加了数十次国际会议，其中较重要的有世界工会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铁路、教育、五金、矿工、商业、食品等产业工会的世界代表会议，第二、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工联、国际妇联的理事会、执行局等领导机构的会议；参加组团或率团出访了亚、非、拉美、欧洲的 30 多个国家。

在多年的外事工作中，我直接聆听过中央领导同志对外事活动的有关指示，陪同外宾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领导人的接见，随同一些负责同志参加国际会议或出访。

离休后，我很少再参加外事活动，而是投身翻译和英语教学。

二

1992年3月，联合国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决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还将于8月30日至9月8日举办‘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届时各国政府代表将有5000人，非政府组织2万人，加上我国参与者及记者，与会者将在3万人以上，会议规模在国际上罕见，在我国历史上更是第一次。中国政府对会议的筹备工作给予极大重视，当年8月成立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织委员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委员会是中国组委会下设的委员会之一，负责‘95NGO（即“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妇女论坛的组织工作。1994年2月，妇联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论坛委的工作，任论坛委的论坛组织部部长。我毕生从事外事工作，又出席过第二、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能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做些贡献是我所愿。担心的是：一，我离休多年，妇女业务有些生疏，怕难以胜任；二，这些年我虽没停止工作，但没有坐班，太紧张的节奏恐难适应。在领导同志的鼓励下，我有些不安地接受了这副担子。

论坛组织部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中国组委会确定的“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方针，围绕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主题（平等、发展、和平）和次主题（就业、保健、教育）筹组中方主持的专题研讨会。在此之前，论坛委已与有关部委、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一些群团组织协商确定了部分专题。论坛组织部成立后，更多的妇女群团组织报名申请主办专题。截止1994年

底 ,共有 49 个 NGO 申报了 44 个专题 (其中妇女与教育系列含 6 个分题) 。这包括了妇女与参政、妇女与就业、劳动保护、健康、妇女人权、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婚姻家庭、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妇女、农村妇女、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科技、妇女与环境、妇女与体育、妇女与文艺等 , 几乎覆盖了与妇女有关的全部领域 , 组成了一支中方妇女参与 ' 95NGO 论坛的浩浩大军。

三

论坛组织部的工作从 1994 年 2 月开始到 1995 年 10 月结束 , 历时一年有半 , 可分为会前准备和论坛期间的与会两个阶段。

要做好会前的准备 , 首先要对 NGO 论坛的性质、作用、特点、开法等有个基本了解。出席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没派人参加 NGO 论坛 , 出席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团派了两名成员参加了 NGO 论坛 第三次大会时 我方确定 5 名成员参加 NGO 论坛活动 , 并主持了一场中方论坛。这次在中国举办 ' 95 NGO 妇女论坛 , 作为主办单位的全国妇联必须和国内有关单位共同筹组得力队伍并在事先给以必要培训。在这种情况下 , 一些同志陆续被选派参加联合国及有关区域组织召开的各种 NGO 论坛。我作为其中的一员 , 先后参加了 1994 年 3 月和 1995 年 3 月在纽约召开的两次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磋商会、 1994 年 6 月在雅加达召开的亚太区域非政府组织论坛 , 同月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亚太地区妇女参政代表大会 , 同年 10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区域非政府组织论坛。在这些会议上 , 我积极主动参与 , 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 积累了经验 , 这对于我主持论坛组织部的工作 , 指导各专题研讨会的筹备和进行 , 起了积极的作用。记得 1994 年 3 月 ,

在纽约的 NGO 磋商会期间，我参加一场西方国家主持的关于老年妇女的研讨会时，听了非洲、拉美和印度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发言，内容多是诉说本国老年妇女的悲惨处境和她们面临的问题，要求联合国和发达国家给以援助。我考虑了一下，报名发言，以“从一首歌看中国的老年人”为题，扼要介绍了中国老年人的状况。我先用英文朗诵了“夕阳红”的歌词，再而谈到我国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联系到老年人的精神面貌，接着邀请同时在座的 3 名中国同胞和我一起唱了“夕阳红”。前后一共七、八分钟，没想到效果很好，会场上一改原来的沉闷气氛，许多朋友前来握手，有些人要我为她们写下“夕阳红”的歌词，说这首歌很美，她们想学着唱。另外是 1995 年 3 月的那场 NGO 磋商会。那时离北京世妇会的召开已不到半年了。妇联、工会、农科院、残联、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等单位的同志一起商议打算在磋商会上主持两场专题研讨会，以取得实战经验。我们经过反复商讨、不断改进，在纽约磋商会上举办了两场研讨会，一场题目是“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妇女”，另一场题目是“中国的群团组织和妇女发展”。两场研讨会都由我主持。会议的主持用英语，主旨发言也基本上用的是英语。发言的同志言简意赅，言之有物，我主持时注意审时度势，灵活掌握，两场研讨会都基本上做到了讲话开门见山，抓住重点，妥善地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结束，总的说，效果不错。通过这两场实践，同志们都增强了信心。

论坛组织部举办了两期英语培训班。一次在 1994 年 7 月，一次在 1995 年 1 月。前次是与英中文化协会合办的，教员由英中文化协会聘请的外籍专家担任，我作为中方负责人，参与了会议的主持，并在一些小组会上作了引导性的发言。后者是以中方专家

为主，在华外籍教授为辅讲课。我作为学习班的负责人，与论坛委培训部共同承担了组织工作并在班上用英语做了关于前三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背景和 NGO 论坛性质、作用、特点的介绍。参加两次培训班的共有 200 余人，都具备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通过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们对 NGO 论坛的了解和用英语与会的适应能力。此外，许多群团组织、有关部门、一些省、市也分别举办了规模不等、时间有长有短的培训班，我应邀在各专题研讨会培训班、电子工业部、农业部、外交部、工会和广东、广西、天津等省（区）、市举办的培训班上作了 24 次讲课或介绍情况，内容涉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华召开的意义、前三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背景、非政府论坛的特点、作用和发展趋势，内罗毕战略和行动纲领内容、世界妇女热点问题、如何参与 NGO 论坛、礼仪知识等。讲课时间最短的一小时，最后的系列讲课有 8~9 小时，一般为 2~3 小时。

准备期间论坛组织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各专题研讨会召开会前会。NGO 委员会领导十分重视会前会的召开。可以说每个专题在 '95 论坛之前都开过形式不同、规模不等的会前会。最少的开过一次，多的开过 3~4 次，有些是国际性的；有些是以中方为主，吸收少数外国专家参加；有些会前会向外单位开放，广泛听取意见；在语言上，有的用英语，有的中英语兼用，也有的全用中文。我部人员多分头参加，给以评论或提出建议。我应邀参加了近 30 场会前会，根据不同情况或应有关负责人的要求，我介绍了国内外 NGO 论坛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对主旨发言作评议，或对研讨会结构的设置、发言人的内容等提出了意见与建议。通过这些会前会，锻炼了干部，交流了经验，对各个专题的设计及内容，都起到了提高和改进的作用。

1995年6~7月，离开论坛开幕的时间已不到百天，在论坛委的指导下组织了两场较大规模的讨论：“人口与计划生育”、“婚姻家庭与女性角色冲突”。

中方49个非政府组织举办的44个专题，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不断提高，终于在1995年8月30日~9月8日的NGO妇女论坛上大显身手。近千名专题研讨会参与者，以强烈的参与意识、丰富的专业知识、雄厚的实力，群策群力，全身心地投入，举办了自己的各有特色的研讨会。她（他）们在多种场合介绍了中国的有关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响亮地喊出中国的声音，展示了中华儿女的风采，赢得了外国朋友姐妹的喝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举办的专题研讨会普遍受到中外与会者的关注与重视，几乎场场爆满。不仅是会场所有座位被坐满，而且往往走廊、墙角、空地都坐满，使得一些中国与会者只有起身离座把位子让给外国朋友。参与中方举办的研讨会的人数大致有一万人，其中参与教育系列的在1200人以上。

我国的专题研讨会受到重视，一方面是与会各国姐妹渴望了解中国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另外也是由于她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姐妹，面临着类似问题，想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汲取经验。我专题研讨会的内容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质量较高，有吸引力，主持人一般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丰富的经验和应变能力，能自如地运用外语（英语）并有良好的素质和修养。各专题的主旨发言人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她（他）们中既有来自中央、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有工厂、企业的管理人才；既有从事各个专

业的专家、学者，又有基层的实际工作者以及工人、农民、牧民；既有为数众多的汉族同胞，也有藏族、蒙族、回族、白族、侗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姐妹；既有风华正茂的青年、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这些都为中国研讨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不少人除搞好自己的论坛外，还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研讨会，完成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不出国门的国际交流。

论坛期间，我个人除了做好中方研讨会的协调组织工作外，根据领导上的指示和现场的需要，精力主要放在参与外国举办的一些研讨会上。我尽可能地安排时间多参加一些研讨会并力争在会上发言。此外，临时还接受了一项任务：7日上午在全体会议上做一次发言，介绍我国政府不久前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所谓“全体会议”并不是全体与会者都参加，NGO 妇女论坛的参与者有 3 万人之多，根本没这么大的会场。但它是向所有与会者开放的会议，在怀柔最大的会场，可容千人以上的怀柔剧院举行。论坛期间共举行了 7 次全体会议 发言人要在会前报名。段存华、熊蕾和我先后报了名。段存华发言的题目是：妇女：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熊蕾发言的题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名女记者的看法；我的题目是：让我们拥抱明天——“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介绍。当时会议活动频繁，时间紧迫，我赶紧找来“纲要”的英文版本，请朱美德同志帮助校正译文，自己同时起草发言稿。起草过程中，我想起曾经参加过的一些国际妇女会议，想起在会内外结识的一些外国朋友，想到她们为国际妇女事业做出的贡献，想到我国妇女事业近年取得的成就和国际妇女运动仍然面临的艰巨任务，不禁心潮澎湃，下笔比较顺利。发言最后我以音乐家王立平为论坛谱写的一首歌“世界不再遥远”中的一句话作结束：“亲

爱的朋友，不要说再见”，接着说，“只要我们继续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奋斗，即便分处天涯海角，也会息息相通。让我们在各自的国土上，伸出双臂，拥抱明天。”发言获得成功，一些朋友走来与我握手、拥抱，向我表示祝贺。后来我知道段存华和熊蕾的发言也受到极大欢迎。

1995年9月8日下午，'95NGO 妇女论坛闭幕式在雨中进行，宣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次NGO 妇女聚会的胜利结束。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显示了世界妇女的团结和力量，为即将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世妇会和论坛在中国的成功举行，凝聚了我国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无数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体现了我国的政治安定和发展进步。我为之感到由衷自豪。感谢妇联领导给我的信任和重托，使我在年近7旬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和它的筹备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光荣感与幸福感。

（作者系原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

我眼中的 NGO 妇女论坛

丁 良 士

神圣而壮观的开幕式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开幕式会场。不同肤色，不同颜色眼睛的 180 个国家的妇女，穿着节日盛装走入会场。可容一万多人的看台上座无虚席。背景台上的图案，宛如一个与风浪搏击着前进、置身于大海中的美丽的妇女。天空中，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大会标语的航拍飞艇，绕着圆形会场，不停地飞翔。地面上，由中国爱乐女乐团郑小瑛教授指挥的乐队高奏着“欢乐颂”，身着白色演出服的演员，远看好像一群翱翔的白色海鸥，扩音器传出的美妙的音响使天地浑为一体，使人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在陈慕华和蒙盖拉夫人讲话以后，当五种语言的代表发言时，会场上欢呼声响成一片，用同一节律挥动着手，唱着同一曲调的歌曲，使人深深感到全世界妇女团结的力量。我们北京团的代表、桥梁专家罗玲为我在会场拍了照，每当翻阅这一组照片，就会想到这神圣而壮观的开幕式，以及我们北工大的校友罗玲。

美丽而方便的怀柔 NGO 会场

以怀柔国际会议中心、怀柔一中、怀柔体校操场和若干个宾馆组成的论坛会场区是 NGO 主会场。几处建筑相隔 5~10 分钟

的路程，沿路垂柳，灌木，草地，层层叠叠，宛如一座大园林。街道干净，会场区没有围观人员，只有与会者匆匆的脚步，我国政府为“NGO论坛”提供了多么适用、美丽的会场啊！

会议期间，由于工作需要，我返校开了两次会，一次是由对我们体贴入微的市妇联，为我们三位代表安排了小车接送；另一次则是乘上了市公交总公司的交通车，70分钟即到达工人体育场的交通枢纽，乘车的基本上是外国妇女代表，依次排队、坐满就走、秩序井然，以早7点至晚10点不断，使一万多名住在市内的代表非常满意。而大会交通的总指挥，正是我们北京团的代表，年仅40岁，身着节日盛装的市公交总公司女干部赵文芝。当她在闭幕式的会场上，一边参加会议，一边用无线电话处理业务时，被周围的外国妇女所注意，当她们知道就是她在指挥交通时，都围过来伸出姆指，连说：“很好 很好！”

我所结识的第一个新朋友

法国马赛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Mahshid Sabet 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新朋友，8月31日上午，在论坛区，我们共进午餐，并与她的来自南非和日本的亲友们相识，共同议论欧洲、南非、日本和中国妇女在就业、待遇、平等、发展各方面的问题。法国职业妇女就业率高于前些年，其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需要，如果说过去，一个男子的薪金可以养活一家人，那么今天一个家庭中妇女不就业，就难以保证其家庭的正常支出了。但是妇女与男人同工不能同酬，她们说：同样学历和执照的女医生，薪金低于男医生。这对于成长在新中国的我们，听来不可思议。但后来了解一下，职业妇女的平均薪金低于男性在国外是很普遍的现象。

9月2日上午，举办由我国首都女教授联谊会主持的“女教授与女大学生”论坛活动，我邀请我的新朋友，在那一天到10M42教室参加我们的论坛。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准时到会，并做了两次热情洋溢的发言。

接受香港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一个有关“西藏人口与发展”的论坛会场中等待，突然宣布这个论坛取消了。我们几个人，只好休息片刻，准备再去新的论坛。这时，香港电视广播公司的公共事务编辑Emily Maitlis女士等二人，要求对我们录像采访，我和我的朋友，原化工学院院长庞瑶琳教授高兴地接受她们的采访。她们问：“听说中国政府近5年来控制西藏人口的增长，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又问：“你们是汉族，你们希望西藏由少数民族变成多数民族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一一回答了她们的提问。西藏问题，也是会议的热点之一。

第二天，我和另一位代表，北京第四中学的高级英语教师王思敏同志前往“西藏帐篷”访问。西藏自治区妇联常委，拉萨市妇联主席康英，日喀则地区妇女儿童协会索朗，以及西藏自治区文联委员德吉措姆三位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她们说西藏的领导干部，按计划生育指标，准生两个孩子，但对西藏老百姓，没有任何限制；但现在的问题是：藏族妇女接受教育的多了，参加工作的也多了，不愿意生那么多孩子。

望着这几位身穿漂亮而整洁的彩色绸缎的藏服的中年妇女，我们和她们合影留念。还遇到了前来看望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同志。

我要代表北京工业大学的女教授发言

这是参加“女教授与女大学生”论坛时我的坚定信念。“重在参予”的意识，和北工大 276 名女教授的期望给了我无尽的鼓励，使我在 5 位主旨发言人之后，自由论坛开始之时，第一个举手并获准发言。我用英语发言，讲到了妇女在高层次的比例还不够多，正教授中妇女的比例，博士生中的女生比例均较低的问题，以及在于我国高等教育中由于工资低，而带来的教师队伍女性化的倾向，还表达了我们北工大的女教授要在更高知识层次中提高自己的比重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作为北工大——这座仅有 35 年历史的大学的女教授，尽管比起一些老牌名大学——如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没有那么长的辉煌历史；在争取科研经费，争取博士点，甚至在查阅资料，实验仪器等方面，均比老牌学校困难得多；但在评价标准上却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的女教授，要比其他老学校的女教授付出三倍以上努力。在争取进入 211 工程之中，在各种国际活动中，都应该反映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声音。在我发言的瞬间，我感到北工大热情蓬勃的女教授们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北工大的女教授也要用自己的行动，争取平等、发展、和平——而这正是这次大会的主旨。

这个论坛中有 7 位中国代表，16 位外国代表发了言。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论坛，是我参加的 20 多个论坛中，组织最周密的论坛之一。

东邻——日本妇女

会议的第一天、日本妇女代表团就活跃在会场各处。她们围成圈子，挂出标语，带了许多小礼物。一对木制的木偶娃娃和一块围巾，就是日本一个地方代表团的妇女送给我的礼物。她们提出“反对选美”，主持“日本妇女状况”论坛，向全世界呼吁，要求日本制订法律，保护妇女参予工作，获得经济上平等的根本权利。据介绍，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出去工作，日本政府将少征收其家庭所得税，以保护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日本的女大学生在国际帐篷内支起了展台，挂起了“女大学生求职困难”的横幅，表达了日本妇女之声。她们还打印了不收女员工的日本公司的名单，要求大家抵制这些公司的产品。三位日本女大学生还应我的要求，为我们的大学生题了词，她们的名字是：市井礼奈，竹内莱摘和 Natsu Shimizu。今年的新年，我收到了日本妇女联合会的一封信，希望继续取得联系。

“Never turning back”（永不后退）

我非常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热情洋溢的孙建秋教授，是她教会了我们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是：“We've got to keep on moving forward, Neven turning back”。因为世界妇女运动经过了 86 年的风风雨雨，亦有倒退和逆流。如：妇女回到家庭的“日本模式”；童女婴，和女童入学率均低于男童；世界范围内妇女受野蛮和暴力侵犯仍然存在；畸形的妇女组织——女同性恋组织存在等等。但是妇女解放的主流不可阻挡，中国的“四自”方

针受到大家的欢迎。

参加这次大会，有幸结识了国内各界优秀的妇女和各界朋友，尤其是结识了妇女组织——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的姐妹们。

参加这次大会，也是用行动对 1994 年 5 月 12 日突然去世的，我的丈夫徐卓先生的最重要的纪念。记得 1994 年 3 月 8 日首都女教授联谊会成立大会那天，是他，带病亲自送我乘上电车，送我到会场所在地门口。后来，他还特意为我买了一块花布料，说如果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可以做一件衣裳。他期望我在大会上，展示中国女教授的风采，多做联谊工作。我在大会上广交朋友，拍了一百多张照片，就是对这次大会的纪念，也是对他的纪念。我只能用行动，寄托我无限的哀思，为妇女的解放努力奋斗。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点点“雨滴”耐人回味

陈 怀 凡

9月的北京 往年很难见到一星雨丝 而1995年却不同往常，从8月31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辅助性会议‘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怀柔开始举行，直到9月8日闭幕，绵绵细雨似乎就未曾断过。有人曾戏称：那雨是从世界各国越过千山万水和中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参加‘95NGO论坛的3万多名女士带来的，女儿如水嘛。然而，清凉的雨水并没有减少女士们的热情，她们把理解与友情融入细雨中，构成一幕幕令人难忘的风景。

在怀柔的街头，我经常看到互不相识的人像老朋友一般彼此问候，而我也记不清和多少人打过招呼，只是清晰地记得那时嘴角总是带着微笑；不知道曾几次与人共撑一把伞，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中国的姐妹或是外国的朋友。会后总想把那段日子记下来，但总觉得我的故事像那雨水一般平淡而每每搁笔，现在也是同样的感觉，只好留下几粒雨滴在纸上，淡淡的却也有得回味。

邂逅清真餐厅

9月1日是紧张而兴奋的一天 参加完两场讨论 我和与会的同事金女士直到下午三点半才从会场区出来，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寻找午餐的着落。在一家清真餐厅，我们遇到两位来自美国加州的女士，莱妮和露丝。共同的兴趣使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后来